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四八一回 見良友人室談心 命表弟鞠躬賠禮

卻說朱光祖聽那人說出萬家村來，連忙道：「在下正要向萬家村去，不知走哪條路逕？方想借問一聲，偏遇著這雜種，胡鬧了一氣。」那人見朱光祖年紀雖大，卻是甚有精神，知他兩人不是尋常之輩，因指道：「此去轉彎向東行，過了那三岔大路，前面一帶樹林便是了。」朱光祖謝了一聲，遂與褚標兩人順著他說的路逕走去。到了前面，果然一派村莊，不下有四五百戶。朱光祖道：「這地方不錯了，他的住宅，還在這莊子後面。」說著，便向前引路，繞過大莊，復向小路走去。遠遠見一所莊房排立在對面，莊前有一道護河，兩邊也是栽的楊柳，沿堤一帶有些漁船在那裡撒網；當中一道石橋橫臥在水上。兩人過了護河，便是個大大的打麥場，鍬鋤犁耙，無不齊全。門外高積了一個草堆，高過屋脊；大門口外坐著個小童，石凳上拴著一頭黃犢。

看見有客前來，連忙起身問道：「二位客人到此何干？且請說明，好進莊通報。」正說之間，裡面早出來兩條惡犬，見有生客，不住亂吠起來；接著又走出一個四五歲中年老者，向朱光祖詢問。光祖道：「煩你進去通報一聲，說淮安府黃總兵衙門內有位姓朱的，同一位姓褚的，前來造訪。」那小童聽了此言，忙道：「可是黃天霸麼？」光祖見那孩子甚是伶俐，也道：「便是此人，你何以知道？」小童道：「我家爺在家時，常說起什麼黃天霸、關小西，我等聽熟了。你兩老來此有何事件？」

褚標道：「稍頃見了你家爺，便知道了。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小童道：「我家爺也未說過，我又未與你見過，哪裡知道？」

正說之間，早聽裡面有人招呼道：「朱老叔、褚老叔，你兩老什麼風吹到此？小姪屢次思想，欲著人前去相請，又恐這山野村莊，不得那富貴場中熱鬧，因此屢屢中止。既然不遠而來，且請裡面坐罷。」說著，命小童將他包裹攜著，向裡走來。

褚標四下一看，只見大門之內一個極大的院落。院內皆種綠竹。過了竹院便是二門，卻是三間矮屋，過去一帶竹籬，編就些荊條等類，彎彎曲曲一條幽徑，下面鋪著卵石；穿過竹籬，朝南一個方廳，皆是竹子造就，裡面擺設皆不離個「竹」字。

上面設了一張竹牀，牀上鋪了兩面竹簟，正中設一個竹幾。竹幾上擺的竹根帽筒，下面竹椅、竹桌、竹凳、竹簾、竹窗、竹燈，無物非竹子造成；過了方廳，又是一個院落，中間四棵柏樹，清風拂拂，音韻欲流。地下栽的繡墩草，旁邊有一個六角洞門，進了此門卻是一個花園，裡面海棠、蘭草、芍藥、牡丹各類齊備。當中一個六角琉璃廳，裡面鋪設十分幽雅。萬君召將他兩人邀至裡面。朱光祖道：「老朽一別經年，實深懷想，還不知賢姪有如此樂境，較之前次造訪，益發幽逸了。」說著，彼此見禮，下榻而坐。小童送上茶來，然後打了面水，為他兩人淨面。褚標道：「難怪賢姪置身高尚，原來有此幽境，我等到此，幾成俗物了。」萬君召道：「二位老叔前來，經過此地，施大人與諸位兄弟可好？諸位可升官否？側耳聽來，好為他稱賀。」朱光祖見問，忙道：「某等特地前來，專程造謁，不知賢弟可能容納否！」說著，早有小童送酒肴，請他兩人飲食。

彼此方才入座，忽聽外面眾人喊道：「這兩個雜種連跌我兩個筋斗，還未同他算帳，此時到咱這裡，哥哥為什麼留他，不把他重打一頓，為我報仇，反將這廝當作客人相待，豈不令我氣死！你們這班狗頭，為何他來要報知裡面？汝等小心是了，早晚令你們認得我的拳頭。」朱光祖聽得清楚，不禁大笑起來，向萬君召道：「聽說賢姪武藝，越發長進了，兩隻拳頭長得有水缸大小，不知這話果確與不確？」萬君召不解何故，忙笑道：「你兩人初來此地，何故拿小姪取笑？人的拳頭，哪裡會如許大法？」朱光祖道：「你說拳頭不大，怎麼你家有個王大拳呢？」

沒武藝人尚稱大拳，你這有武藝的拳頭，豈不有水缸大麼？」

萬君召聽了，方才明白，忙道：「莫非這廝得罪老叔麼？」光祖道：「他雖得罪於我，我卻未與他動手。卻是褚標老叔氣他不過，跌他兩個筋斗，但不知此人，賢姪可認得麼？」萬君召道：「此人便是小姪的表弟，名叫王陶。只因姑母亡故，無處安身，因此將他留在莊內。無奈他不肯上進，教傳他武藝，也不經心，學了幾趟毛拳，便自生非鬧禍。每日裡在那鎮上，與他人爭鬥。所幸小姪尚有人緣，因人人看小姪情面，不與他較量。今日又得罪老叔，豈不是自尋苦楚麼。」當時只聽得他在外亂叫，隨即喊道：

「王陶，你還不進來賠罪，不知這兩人便是時常我說的朱光祖與褚標兩位老叔，你有眼不識泰山，還在此亂喊亂叫。」說著，便自己出去將王陶拖來。此時褚標反不好再說什麼。只見王陶到了裡面，向朱光祖說道：「咱王大拳，聽哥哥吩咐，為你老賠禮了。今日你老跌我筋斗，為你作揖，明日你老將送我命，哥哥還要磕頭呢！」

朱光祖見他是個半癡，忙道：「賢姪且請坐下，老夫有一言奉勸，大凡人生世上，皆不可以自滿。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何能自以為是？譬如咱與你表兄本領，不在人下，還以和氣為貴，今你本領未經到家，何能與人交手？下次這個性情，千萬要戒一戒方好。」王陶聽他言詞，只得默坐一旁，無言可對。還是褚標將他邀入席中，一同飲酒。

彼此飲了數杯，朱光祖道：「某等今番到此，也是喜者喜，愁者愁，不知施大人此時怎樣了！」萬君召忙問道：「老叔由淮安而來，不過數日，何以便慮及他人？聞得施大人去歲進京的，皇恩高厚，而且大破關王廟，除去淫僧，久已威名大震。

此時出京回任，正是喜事重重，哪裡有什麼愁事？」朱光祖便將智明如何在關王廟逃走，投到朝舞山，與曹勇等人到瑯琊山上，請飛雲子謀害施公，盜取琥珀夜光杯，起造齊星樓，以及大破朝舞山的話，前後說了一遍。然後道：「某等此來，正為此事。」說著，將施公親筆的手書由身邊取出，遞與君召。不知他說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